

# 安身之处

——文青年代的流浪手记

中赋渔

就会细细盘问。所以每次进来,我都在门口窥视半天,等他转身了,跟人聊天了,或者有一堆人一拥而进的时候,我便低着头贼一样混进去。

第二天起床,我要赶紧收拾好床铺,把被子、席子叠好卷好再捆好,放在墙角。不能让人看到这大床上有人住的痕迹。白天,大舅就把他清扫厕所的工具,摆放在我晚上要睡觉的床板上。碍于堂叔的面子,他没法直接赶我走,他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走。可是我又能去哪里呢?

我每天起早摸黑,匆匆忙忙,其实就找一个人来入往的路边蹲着,傻傻地举着个写着“木工”两字的小木牌。经过的人,只是偶尔用眼睛的余光扫我一下,没有询问,没有轻蔑,甚至连厌烦都没有,只是一种空洞与无视,我就像身旁这一排粘满灰尘的冬青树。等待中唯一的波澜就是戴大盖帽、戴袖章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赶,多数时候我总能逃走。上学时,我是高中部200米跑步的第一名。偶尔他们也能抓住我,就把我手上的木牌抢过去,放在脚下一阵乱踩。等他们走了,我回头重写个,还在路边蹲着。我只是蹲着,没法去跟任何一个人搭讪。

天黑了,我回到教育学院,在食堂吃过饭,就到操场上坐着,默默地看操场上的人一圈圈地跑步。我回不了宿舍,回去早了,大舅不在,门锁着。我只能坐在操场边推算着,大舅是不是打完牌了,回来了一了。是不是又把他的那些打扫厕所的工具,一样一样地,放到我的床上了。

风无意地吹起,绿树随车速穿梭成河。眼望进密林深处,指望一道光,带我去向没有人在的地方。那里草木茂盛,温暖不复寒凉。

找一个有天有云的窗外,放肆去想。用一大片的热闹,换取一须臾的安静。所有浮生万千的情怀,统统沉睡。欢颜。笑语。谈吐。日光。酒杯。山顶。日落。在夜晚看到星星。看到我全部的平和。

是不是已经躺下来,睡了。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夜渐渐深了,操场变得空空荡荡。我很希望能有一份工作,随便什么都行,我可以不要工钱,只要给我一个住处。

在夜色的掩盖下,我匆匆溜进宿舍。从宿舍大门到房间,要穿过长长的走廊,这是很紧张的一段路,每次,我都飞一般过去,脚步轻快无声。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大舅已经睡了,打着鼾,满屋子的酒气。我不能开灯,吵醒了大舅,他会骂我。我摸索着他放在我床板上的橡胶手套、水桶、厕所的铁钩一件件拿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再轻轻地床上铺好报纸,放下席子。

总算在席子上躺好身子时,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可是又久久不能入睡,大脑里总是大舅黑而冷的脸,像电影屏幕上越来越大的特写镜头,直朝我扑过来。

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吃饭。我在校门斜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红塔山”,昂贵无比。找到机会,我就给大舅递烟,可他总是伸出手来,缓缓却有力地把我的手推开。他不肯抽。他看不起我,嫌我没出息。烟就这样带着,后来霉了。

我在江南大学找到工作之后,就再没见到大舅。前不久,听村里人说,大舅死了。死亡,揭露了生命原来的本色,一阵辛酸涌上心头。这是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

大舅从教育学院回家之后,一直被家人数落。去年的大年初二,有人在村口碰到他,他背着一床被子,淌着眼泪,说到一个“泥浆泵”的工程队去给人家烧饭。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

是不是已经躺下来,睡了。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夜渐渐深了,操场变得空空荡荡。我很希望能有一份工作,随便什么都行,我可以不要工钱,只要给我一个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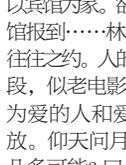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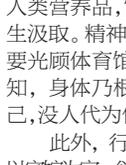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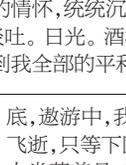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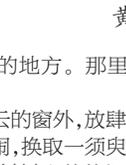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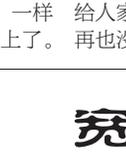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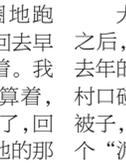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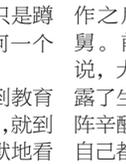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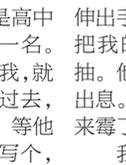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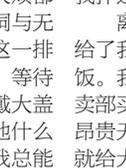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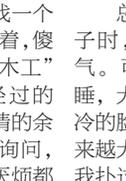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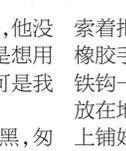
在夜色的掩盖下,我匆匆溜进宿舍。从宿舍大门到房间,要穿过长长的走廊,这是很紧张的一段路,每次,我都飞一般过去,脚步轻快无声。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大舅已经睡了,打着鼾,满屋子的酒气。我不能开灯,吵醒了大舅,他会骂我。我摸索着他放在我床板上的橡胶手套、水桶、厕所的铁钩一件件拿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再轻轻地床上铺好报纸,放下席子。

总算在席子上躺好身子时,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可是又久久不能入睡,大脑里总是大舅黑而冷的脸,像电影屏幕上越来越大的特写镜头,直朝我扑过来。

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吃饭。我在校门斜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红塔山”,昂贵无比。找到机会,我就给大舅递烟,可他总是伸出手来,缓缓却有力地把我的手推开。他不肯抽。他看不起我,嫌我没出息。烟就这样带着,后来霉了。

我在江南大学找到工作之后,就再没见到大舅。前不久,听村里人说,大舅死了。死亡,揭露了生命原来的本色,一阵辛酸涌上心头。这是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

大舅从教育学院回家之后,一直被家人数落。去年的大年初二,有人在村口碰到他,他背着一床被子,淌着眼泪,说到一个“泥浆泵”的工程队去给人家烧饭。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



爱上了最没正形的猪八戒。今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网上正以“杜甫很忙”为题大做没正形文章,却无非还是恶搞孔子的那一套,或让他“肩扛机枪”要去中东,或让他“身跨白鸟”风度翩翩,或让他落魄“摆摊卖西瓜”,或让他失意“当了送水工”……

这真的很好笑吗?没正形之笑很多时候是自己扯自己的胳膊笑,是强笑、哄笑、恶笑,笑完之后常会空空荡荡,并不都能收获快乐,有时反会更加无聊。没正形本来是对“假大空”的矫枉过正,现在似也临近物极必反了。一个人怎么可能老不正经、不会正经?老没正形就干不了正经事,当没正形成为一种追求、甚或是一种信仰,那恐怕就不仅仅是搞笑的事。你可以拿世间一切搞笑,但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笑料,常常会弄巧成拙,最后发现被笑的是自己。难道现在乐极生悲的事还少吗?

1999年10月,我记得在威尼斯参加一个朋友的派对。派对在朋友家的小花园里举行,气氛融融。不仅人与人相谈甚欢,还有好些仙鹤旁若无人地穿行在花园里,分享良辰美景。我们从中国来的几个人都非常诧异,好奇地盯着那些优雅的鸟儿,而当地人却视若无睹,仿佛春风夏雨般自然。

六年前,我举办过一场名为“呼唤生灵”的画展。这幅作品作为主题画来命名的初衷,便是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赖泥土而生的精灵。几年过去,我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物圈其他种群对人们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相比以往,这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但目下的“关注”较之于威尼斯人的“无视”,则还有不小的差距。我期待着,哪天上海大大小小公园里的动物能放下防备、亲近人类,人们亦能平和愉悦、待之如比邻。

文化上没正形,是一定要拿圣人开涮的。前两年网上闹腾了一阵“全民孔子计划”,一会儿让“孔子被逼婚”,一会儿让老夫子去“卖烧鸡”,忽而又让他当上了“播音员”。“屈原”则被注册成为猪肉的商标,孙悟空爱上铁扇公主,而天下女人几乎都

变成了庙会,吹拉弹唱,笑语喧哗,最红火的是“唱墓”者,这个坟头唱完那个坟头唱:“吉地吉墓风水好,安葬先人最吉祥。子孙后代代代强,升官发财家门旺。不做经理董事长,就做市长和省长……”直将没正形闹到阴曹地府。若想没正形能“没”出了圈儿,需绞尽脑汁,也算是一份“怪才”。

大家都比着看谁比谁更没正形,或戏说、或恶搞、或忽悠、或山寨、或无厘头、或装疯卖傻……大面积、多层次的没正形,形成了一种文化怪象、文化乱象,可称之为“没正形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方方正正的文字是神圣的,为“圣人”所造,现代人的没正形就是要把代表民族文化和智慧的文字和词语弄歪搞邪,利用各种媒介每天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地推销没正形文化。正规大报的大字标题竟然可以是《某某很萌》、《谁谁毕婚》,网络和电视上更是充斥着各种挖空心思的成语招牌:酒厂的招牌是“有口皆杯”,银行的口号是“钱途无量”,洗衣店的格言是“洗出望外”,染料厂的警句是“好色之涂”……多了去啦,完全可以编一大本《没正形文化词典》。

文化上没正形,是一定要拿圣人开涮的。前两年网上闹腾了一阵“全民孔子计划”,一会儿让“孔子被逼婚”,一会儿让老夫子去“卖烧鸡”,忽而又让他当上了“播音员”。“屈原”则被注册成为猪肉的商标,孙悟空爱上铁扇公主,而天下女人几乎都

变成了庙会,吹拉弹唱,笑语喧哗,最红火的是“唱墓”者,这个坟头唱完那个坟头唱:“吉地吉墓风水好,安葬先人最吉祥。子孙后代代代强,升官发财家门旺。不做经理董事长,就做市长和省长……”直将没正形闹到阴曹地府。若想没正形能“没”出了圈儿,需绞尽脑汁,也算是一份“怪才”。

大家都比着看谁比谁更没正形,或戏说、或恶搞、或忽悠、或山寨、或无厘头、或装疯卖傻……大面积、多层次的没正形,形成了一种文化怪象、文化乱象,可称之为“没正形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方方正正的文字是神圣的,为“圣人”所造,现代人的没正形就是要把代表民族文化和智慧的文字和词语弄歪搞邪,利用各种媒介每天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地推销没正形文化。正规大报的大字标题竟然可以是《某某很萌》、《谁谁毕婚》,网络和电视上更是充斥着各种挖空心思的成语招牌:酒厂的招牌是“有口皆杯”,银行的口号是“钱途无量”,洗衣店的格言是“洗出望外”,染料厂的警句是“好色之涂”……多了去啦,完全可以编一大本《没正形文化词典》。

文化上没正形,是一定要拿圣人开涮的。前两年网上闹腾了一阵“全民孔子计划”,一会儿让“孔子被逼婚”,一会儿让老夫子去“卖烧鸡”,忽而又让他当上了“播音员”。“屈原”则被注册成为猪肉的商标,孙悟空爱上铁扇公主,而天下女人几乎都

变成了庙会,吹拉弹唱,笑语喧哗,最红火的是“唱墓”者,这个坟头唱完那个坟头唱:“吉地吉墓风水好,安葬先人最吉祥。子孙后代代代强,升官发财家门旺。不做经理董事长,就做市长和省长……”直将没正形闹到阴曹地府。若想没正形能“没”出了圈儿,需绞尽脑汁,也算是一份“怪才”。

大家都比着看谁比谁更没正形,或戏说、或恶搞、或忽悠、或山寨、或无厘头、或装疯卖傻……大面积、多层次的没正形,形成了一种文化怪象、文化乱象,可称之为“没正形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方方正正的文字是神圣的,为“圣人”所造,现代人的没正形就是要把代表民族文化和智慧的文字和词语弄歪搞邪,利用各种媒介每天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地推销没正形文化。正规大报的大字标题竟然可以是《某某很萌》、《谁谁毕婚》,网络和电视上更是充斥着各种挖空心思的成语招牌:酒厂的招牌是“有口皆杯”,银行的口号是“钱途无量”,洗衣店的格言是“洗出望外”,染料厂的警句是“好色之涂”……多了去啦,完全可以编一大本《没正形文化词典》。

文化上没正形,是一定要拿圣人开涮的。前两年网上闹腾了一阵“全民孔子计划”,一会儿让“孔子被逼婚”,一会儿让老夫子去“卖烧鸡”,忽而又让他当上了“播音员”。“屈原”则被注册成为猪肉的商标,孙悟空爱上铁扇公主,而天下女人几乎都

变成了庙会,吹拉弹唱,笑语喧哗,最红火的是“唱墓”者,这个坟头唱完那个坟头唱:“吉地吉墓风水好,安葬先人最吉祥。子孙后代代代强,升官发财家门旺。不做经理董事长,就做市长和省长……”直将没正形闹到阴曹地府。若想没正形能“没”出了圈儿,需绞尽脑汁,也算是一份“怪才”。

大家都比着看谁比谁更没正形,或戏说、或恶搞、或忽悠、或山寨、或无厘头、或装疯卖傻……大面积、多层次的没正形,形成了一种文化怪象、文化乱象,可称之为“没正形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方方正正的文字是神圣的,为“圣人”所造,现代人的没正形就是要把代表民族文化和智慧的文字和词语弄歪搞邪,利用各种媒介每天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地推销没正形文化。正规大报的大字标题竟然可以是《某某很萌》、《谁谁毕婚》,网络和电视上更是充斥着各种挖空心思的成语招牌:酒厂的招牌是“有口皆杯”,银行的口号是“钱途无量”,洗衣店的格言是“洗出望外”,染料厂的警句是“好色之涂”……多了去啦,完全可以编一大本《没正形文化词典》。

# 无视

黄伟明 文图

1999年10月,我记得在威尼斯参加一个朋友的派对。派对在朋友家的小花园里举行,气氛融融。不仅人与人相谈甚欢,还有好些仙鹤旁若无人地穿行在花园里,分享良辰美景。我们从中国来的几个人都非常诧异,好奇地盯着那些优雅的鸟儿,而当地人却视若无睹,仿佛春风夏雨般自然。

六年前,我举办过一场名为“呼唤生灵”的画展。这幅作品作为主题画来命名的初衷,便是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赖泥土而生的精灵。几年过去,我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物圈其他种群对人们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相比以往,这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但目下的“关注”较之于威尼斯人的“无视”,则还有不小的差距。我期待着,哪天上海大大小小公园里的动物能放下防备、亲近人类,人们亦能平和愉悦、待之如比邻。



“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七·威尼斯后花园 (油画)150cm×150cm

# 版纳掠影

王养浩

傣族园

芭蕉滴翠寨中栽,孔雀开屏百花开。泼水泼得众如意,曼舞曼出妹真爱。

望天树 热带雨林

碧波丛林上画舟,奇木珍禽望云头。拾级惊闻小溪鸣,天雨飘落莫许愁。

上海老知青

乡音未改乡谊在,普洱温暖暖心怀。惊将一生献沃土,赢得美誉传四海。

# 没正形

蒋子龙

底什么是教育?这位国家特级教师脱口而出:“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这像正经话吗?可你不能说这不是实话,现实就是这么没正形。大学的招生考试更应该是头等谨严公正的事情吧?且看前不久被媒体热炒的这些试题:“卡扎菲、萨达姆都是69岁死的,中国房产使用权是70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是一个公司的推销员,请你去北极把冰块推销给当地的爱斯基摩人”、“想办法用蜘蛛网捕鱼”……(2012年3月19日《羊城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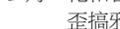
若再说社会上的没正形,就更多了。日前在武汉光谷街上演了一出活报剧,一青年女子用铁链牵着三名男子在地上爬行,打出的口号是:“女人站起来就一定要男人跪下去!”清明节扫墓本是严肃静穆的事,今年的清明竟有些墓地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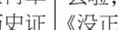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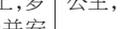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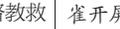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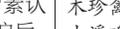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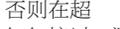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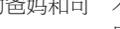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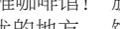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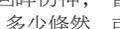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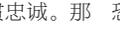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 罗素访华细末

裴毅然

1920年10月8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2~1970)携情侣海黛娜乘轮抵沪,首次访华。比罗素再早几个星期,美国哲学家杜威也踏上中国土地。历史证明,这两位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到访,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往近里说,直接搅动了中国思想界的西方风潮,推动1924~1927年大革命浪潮的形成;往远里说,将西方现代哲学深深播入中国思想界,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新的人文资源,从此中国思想界有了完全异质的参照坐标。

有人认罗素访华是青年哲学家张申府联系并邀请的。事实上,罗素访华乃是梁启超发出的邀请并安排其日程。最最重要的是:梁启超筹措有关费用。梁启超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发起讲学会,筹集资金,请来罗素。担任翻译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留美生),为罗素翻译讲义的是新潮社员孙伏园(留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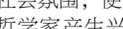
罗素抵沪次日,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申报、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在大东旅社举行欢迎晚会,百余人出席。罗素发表热情演讲,先说了一些访华初感,接着希望中国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不要不分好坏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谈到中国社会改造时,罗素认为教育第一。赵元任翻译。离沪后,罗素去了长沙,再赴北京。

虽然张申府没有直接参与安排罗素访华的具体事宜,但他确实通过自己的数字译介制造了适宜罗素访华的社会氛围,使国人对这位哲学家产生兴趣与仰慕。1919~1920年,在不足14个月里,张申府翻译、注释和撰写了十篇罗素论文,向中国知识界较充分地介绍了罗素。罗素访华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张申府的竭力推介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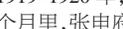
在欢迎罗素抵达上海港口的码头上,张申府也是在场欢迎者之一,且专程九月中旬就从京至沪迎接。张申府一生漫长(1893~1986),都是罗素的崇拜者,并自认为是寰内罗素研究第一人。1921年7月11日,罗素结束访华返英,留下一本《中国问题》,作为访华的积淀性成果,且有一定影响。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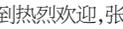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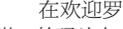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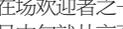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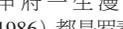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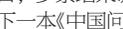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不怪集

# 冤厂

黄惠子

风无意地吹起,绿树随车速穿梭成河。眼望进密林深处,指望一道光,带我去向没有人在的地方。那里草木茂盛,温暖不复寒凉。

找一个有天有云的窗外,放肆去想。用一大片的热闹,换取一须臾的安静。所有浮生万千的情怀,统统沉睡。欢颜。笑语。谈吐。日光。酒杯。山顶。日落。在夜晚看到星星。看到我全部的平和。

底,遨游中,我们每每感叹时光飞逝,只等下回光临!书籍乃全人类营养品,常饮常鲜,益于一生汲取。精神富足之余,我们还要光顾体育馆健身房。众所周知,身体乃根本之本,除了自己,没人代为保护!

此外,行行摄摄的旅人,常以宾馆为家。欲行异国者,必去领馆报到……林林总总之馆,来来往往之约。人的一生串连成馆中片段,似老电影的胶片留在昨天,为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静默回放。仰天问月,人生之路会遭遇几多可能?曰:一路上有馆,人可能不会寂寞。

一路上有馆,人可能不会寂寞。明请读一篇《学会微笑》。

# 十日谈

生活之美

明请读一篇《学会微笑》。